

疑

辨

錄

疑辨錄卷下

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七條

易比

不寧方來後夫凶

言比之九五居中得正而五陰從之有四方來歸之象方來方方而來也夫男子之通稱後夫後來者也四方不安各以方至而求相輔則必安矣後來者既無先見之智而來獨晚未底於安凶之道也

大有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胡氏謂休命諸家多作眷命本義以為性命者其說  
為精臣謂以為眷命者與上文文意不甚相屬若以  
為性命兼人已而言然承上文大有之象則遇惡揚  
善乃治人之事蓋善者天命之所佑惡者天命之所  
討天命至公而無私人君法之以遏惡揚善所以順  
天美命而已

謙

鳴謙貞吉勞謙君子有終吉

傳謂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本義  
謂以謙有聞然不曰謙鳴而曰鳴謙恐未見其有積

中發外以謙而聞之意也。鳴者聲之出於已聞者聲之達於人。鳴謙蓋指發於言辭聲氣而能謙也。非必積中發外而有聞也。鳴謙發於口者謙也。若虞庭命官濟濟相讓是也。勞謙行於身者謙也。若大禹之克勤于邦不自滿假是也。鳴謙貞吉發言必謙既貞且吉也。勞謙君子有終吉有勞而謙又行之以君子之道有始有卒則吉也。鳴謙以脩己故象以中心得言也。勞謙以治人故象以萬民服言也。

鳴謙志未得

六二之鳴謙以柔順居中而貞吉故中心得也。上六

之鳴謙以柔順之極而無位故志未得也既云鳴謙志未得則是有德而無位矣又云可用行師征邑國者何也蓋鳴謙者若所謂邦無道言遜文王之退而脩德是也志未得者不得行其志文王之大統未集是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者文王之爰整其旅以遏徂莒是也六五之利用侵伐無不利以天下言武王之事也上六之征邑國以鄰邑言文王之事也

臨  
咸臨

咸感也臨上臨下也臨民者豈法制禁令之所能感

其心哉必惟德而後足以感之也或曰之高曰丘爾  
雅云丘左高爲威右高爲臨澤上有地是謂丘也左  
右俱高則有均平之勢而無所偏倚君子法之以平  
天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所以爲威臨也

觀

盥而不薦有孚顛若

盥潔手也薦藉也韻書云藉者草不編離披雜亂貌  
言既潔其手而端拱莊肅無離披雜亂之態禮所謂  
手容恭論語所謂恭已正南面也人君中正以觀天  
下如此則天下信服而瞻仰之矣所謂垂拱而天下

治篤恭而天下平也

賁

賁如幡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蓋婚姻之占賁如幡如禮文之飾尚乎質也婚禮不備貞女不行然君子行禮稱家有無世降俗澆有破產業以求禮備積數歲而不能娶者故聖人憂患後世而預爲之戒也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者古人親迎執燭前馬夜行以馬嫌於爲寇今馬如飛翰之疾非以爲寇求婚媾也此言婚姻之禮行之貴於儉而成之貴於速也

賁于丘園束帛

束帛言終古

人君治天下之道在得賢共治而已故賁之六五獨以取賢言也束五匹也帛素縗也束帛積也音下丘園以賁下賤卑禮也束帛之多至於委積厚幣也以賁下賤卑禮厚幣雖若可吝然得賢以輔治故終吉也六四婚媾之賁賁於儉六五丘園之賁賁於豐與賁之合於時中也

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大也對應也言先王大應天時育萬物也



大畜

上九何天之禱

何負也戴也禱四達之謂也負戴乎天而之于四達之衢言雖無高舉而所往豁達無礙猶莊子所謂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也故象釋之曰道大行也

大過

棟橈本末弱也

棟屋脊木也橈曲也四陽居中棟之象也二陰居初上本末之謂也中與本末俱強則并力共載而無所曲中強而本末弱則本末先曲而中亦爲之曲是棟

之梳以本末弱也

家人

家人嗃嗃

嗃嗃說文云嚴酷也嚴酷則悔厲雖悔厲而家範肅則吉也婦子嘻嘻則家範不肅而終可吝世之常情多慈少嚴嚴則必戒慈則多敗宜聖人預防而深戒也

王假有家

假通作格格正也化也蓋言王者能正其家而無不化則家齊矣故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五

益

木道乃行

震巽木也而為舟楫以濟者木而已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以為凶荒之事得之矣意如周禮救荒之事皆損上以益下也凡為民禦災捍患者皆用凶事以益民六三雖陰柔不中不正然居下體之上有益民之責苟能為民禦災捍患而有誠信合乎中道乃所以為中也如禹之驅理九州乃入君之事非人臣之所

得爲者然承君上之命拯天下之溺是至之用凶事  
何咎之有況其成允成功不自滿假則有孚中行矣  
是以能用玄圭而告成功也

固有之也

固實也言益用凶事者以其實有是凶事也實有凶  
事則當使民去凶而就吉也

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此言遷國之占中行者也盤庚遷都告臣下以各設  
中于乃心是也告公變者殷臣或審利害之實以爲  
當遷而盤庚不從厥志是也利用爲依遷國者依倚

也附也利用爲下民之所倚附而遷國盤庚所謂于  
將試以政遷安定厥邦是也

莫益之偏辭也

偏不正也無黨無偏之偏辭訟也鯀寡有辭之辭言  
在上者以廢民惟正之供而無所偏則民莫不從之  
上尤求益無厭而莫肯與之者以其所求爲非正之  
供而偏於好利故民皆訟其失如夏癸之瓊宮瑤臺  
而民欲借凶商辛之酒池肉林而民始怨望皆偏辭  
之謂也或曰五十八曰偏衆多之稱偏辭謂衆訟之  
也亦通

六

居德則忘

居積也德惠也則節也節止也忘憎惡也言推恩者則爲人之所德不推恩者則爲人之所忌君子觀澤上于天之象則施祿及下積惠於人以止人之憎惡也

乎號惕號

程子以爲號令之號朱子以爲號呼之號按韻書號教令也蓋教令之出於王庭者所以示信於天下故曰孚九二嚴教令以自警戒故曰惕

困

困卦辭

方文王之被誣見執也豈默然無所說哉蓋有之而不見聽也困之卦辭曰亨貞大人言无咎有言不信似謂美里之事不足慮而所言亦不見聽也使文王演易美里豈敢為此等卦辭不慮紂聞之而益怒乎臣故謂文王演易必不在美里也

井

本上有水井

井有掘數尺而遂及水者有掘數仞而不及水者土

地潤澤所生之木受其津液由本至末周流無間是木上有水也於焉為井則不數尺而得井矣否則雖數仞而不可得故曰木上有水井言木上有水者其地宜井也

井泥不食

泥去聲讀則為淤塞不通之義平聲讀則為泥滓不潔之義既去不食則非於塞不通乃泥滓溷濁而不食耳當讀為泥塗之泥為是

舊井無禽

禽鳥獸總名鳥獸無井飲之理但井傍必有餘澗所



積而鳥獸來飲今井不為人所汲則無餘瀝而鳥獸  
不來也

良

六五良其輔

舜禹授受有曰惟口出好與或所謂良其輔以中正  
者也以舜禹之聖而猶慎言如此況學者乎

漸

鴻漸于陸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達達則通達而無礙者也九  
五鴻漸于陸所進雖高而猶有阻衡陽回鴈峯是也

至於九達之達則出於高陵之上翔於太廟之表而無所阻矣鴻之漸以其羽而已其漸之有序如此故其羽可以爲法也象曰其羽可以爲儀吉不可亂也不可亂者以其漸進之有序也立隅黃鳥夫子嘆之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亦其羽可以爲儀之意耳爲儀之說當從程傳

渙

王假有廟

假作格謂感通也詩言以假以享是也王假有廟言王假宗廟之祖考也巽爲風風無所不入感通之象

也坎爲隱伏鬼神之象也故取王假有廟之義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在說文存也中指心言象謂王假有廟者王乃存其  
心而已心存則已之精神皆聚而相考之精神於是  
乎感而有通矣在中當從傳說

中孚

信及豚魚

信及豚魚非但以理言臣嘗見牧豚者以時呼之則  
至畜魚者撫掌召之則出是信及之有素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體凝靜而風盪之則波浪易隨以起有中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者以中孚議獄所謂青災肆赦怙終賊刑也以中孚緩死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五辭簡孚簡孚有衆是明刑有中孚之力獄成而孚輸而孚是用刑有中孚之效

繫辭下傳

三皇制器

三皇之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市易始於神農衣裳舟車牛馬田柝杵臼弧矢始於黃帝至於宮室棺槨書契則後世聖人蓋兼指義農而言

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矣觀神農之耒耜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先儒以其文繫於黃帝之後故但指為黃帝所作又謂宮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對言見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其餘不云上古者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臣以為不然蓋因民食鳥獸之肉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木之實也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穀肉而後興聚貨交易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為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未作之前亦必乘桴而濟矣不然則凡江河不可得而濟伏羲何以王天下哉桴白未作之前亦必脫粟而

食矣不然則凡穀粟不可得而食神農何以教天下哉方重門之未設必有門戶以防鳥獸之患者矣但不若重門之利耳方弧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鳥獸之害者矣但不若弧矢之利耳如曰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則不可信也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雷厲美里而著爲卦辭也先儒謂文王演易美里夫崇侯虎方誣文王以大逆而將陷炮烙殺戮之毒蓋其時故死不贖而何敢繫豕辭哉觀下文迭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

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羨里明矣

書堯典

湯湯洪水方割

世常言堯有九年之水然鯀九載弗績禹八年於外則爲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蓋鯀之九載乃堯在位之時禹之八年乃舜攝政之後然八年者必統其始終而言禹之治水水害漸去至八年則天地平成而非有八年之水也史記又謂禹居外十三年蓋因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言然實非矣

釐降二女

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世本亦言堯爲黃帝曾孫舜爲黃帝八代孫以堯之二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姪姪堯豈以妻舜哉自商以前雖娶同姓然堯舜人倫之至未必如此之逆置也禮記世本之言皆不足信

舜典

歲二月東巡守

或疑舜巡守一歲而不能周四歲又謂五歲衡山最遠唐虞時以潛山爲南極非今衡山按爾雅云霍山



爲南嶽註云衡山一名霍山衡之爲霍猶泰之爲岱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後其神於廬江潛縣之天柱山故亦名霍山則以潛山爲南嶽者非古也自漢武始也堯都平陽去西嶽北嶽皆千餘里去東嶽二千餘里去南嶽三千餘里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者非二月而始達京師蓋正月已行二月則已至岱宗矣五月南巡守者非五月而後行由東巡畢而即南行五月則已至南嶽矣以至西北皆然況當時儀衛少而徵求寡則周之可得也

朴作教刑

朴夏楚學記註云夏稻也爾雅註稻山椒也楚荆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學者作文以欽恤並講而不知所重在欽欽哉欽哉  
言敬而益敬也所以敬而益敬者惟刑之是恤而已  
蓋敬而後能恤不敬則不能恤也

蠻夷備夏

蠻夷者要服內三百里為夷荒服內三百里為蠻乃  
五服內邊鄙之民也蠻夷者謂其極於亂良民非若四  
夷之於中國也故命皋陶以刑治之使強不得陵弱  
衆不得暴寡耳諸儒疑蠻夷非刑可治故謂皋陶

掌兵刑殊二察臬陶所治乃五服內之蠻夷非五服外之蠻夷而罪大惡極者亦非刑之所能治故三苗弗率於錐威之以臬陶之刑而終則征之以大禹之師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時傳無釋蓋欲羣臣致敬而以時亮天功耳

大禹謨

帝德廣運

此章蓋因舜贊堯克艱之實故遂歸美於堯下文又因禹惠迪從逆之言則又陳戒於舜今之學者多以

此爲贊舜則不應極口誇美而又即深切規戒前後語意大不倫也傳以爲贊堯者是

惟茲臣庶

此言臣庶罔于于正下言民協于中是於臣民別而言之蓋羣臣罔于于正者未必不協于中而民協于中者自不干于正也

益稷

子來四載

蔡傳從古註說輔弼倫史記作攝弼故漢書作羸鞮同孟康曰羸如其櫛櫛行泥上如淳云以板置泥上

以通行路正義云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  
一脚泥上擲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  
之尸子云泥行乘橇子絕是輜輿橈橈橇為一物也  
蓋洪水為害地多塗泥如淳置板泥上以通行路之  
說其物既非所謂載而履之者亦非所謂乘也乘載  
云者如箕如船之說乃為近之標反追史記作橋徐  
廣註橋一作輦居玉漢書作揭如淳云以鐵為  
之形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揭  
木器如今舉床人舉以行又夏本紀山行乘橇正義  
云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是標與

橋輦榻檣爲一物也然如錐有齒之說即今世俗脚  
澀之類用鐵爲之以山行者亦不人曰經文乘載之義  
韋昭輦床之說庶爲得之

### 欽四鄰

鄰者親近輔弼之謂始泛言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言臣作朕股肱耳目即臣所以爲鄰之義股肱耳目  
四鄰之職也翼爲明聽四鄰之義也故末以欽四鄰  
申言之諸儒或以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或以爲禹  
統百官當敬其四鄰諸臣皆與上文意不相屬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禹五服四方相距五千里周九服四方相距一萬里  
或疑禹服之狹不如周服之度是不然禹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則極乎海隅流沙南交朔荒之地亦猶周  
之蠻夷鎮藩以處遠人也人徒見禹之要服內三百  
里爲夷荒服內三百里爲蠻以蠻夷居五服之二殊  
不知周之徐戎淮夷楚蠻皆禹時荒服之內雖有九  
服之制而蠻夷之風猶未盡變由是觀之五服九服  
不必以廣狹論制雖不同而內安中國外撫四夷者  
同也況唐虞之時南交可宅而周時交趾越裳氏乃  
重譯而後入貢唐虞荊州之域南距衡山之陽而

周時南不盡衡山此又何哉或謂今雲南廣西廣東  
福建自漢以來始置郡國殊不知其地在禹時梁荆  
揚之域故導黑水入南海者在今雲南之西南陞命  
義仲宅南交者在今廣西之南徼外荆揚致貢齒革  
島夷卉服者在今廣西廣東福建濱海諸番國是其  
地在唐虞時即建長以率之者至周末而塞至漢初  
而通至近代而風氣益開也或又謂堯都平陽去今  
雲中千二百里其外則大漠之地朱子疑當時冀之  
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蓋北方地多平又無江河之險  
是以狄人侵中國者自古已然狄人來侵則居民內



徒歷世既遠內徙益多故荒落耳或又疑周制每服  
一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為方五百里九服四面相距  
為五千五百里非有萬里之數然而職方言邦國千  
里王制言方千里孟子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則不疑所九服而但有五千五百里也其說非是

禹貢

鳥夷皮服

鳥夷指北海之濱諸夷地猶今遼東女直之類亦以  
皮入貢也

齒革

或問荆揚不產象犀而皆貢齒革何哉曰林邑交趾  
徼外諸國皆有齒革而在荆揚之域故荆揚以齒革  
貢也曰其地始闢於秦漢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何貢  
之有曰南徼雖自秦漢始置郡縣而在唐虞之時必  
建長而來王者況經言島夷卉服島夷正指海嶠諸  
番國言卉服出於島夷則齒革之出於島夷者又何  
疑也

### 九江孔殷

先輩謂九江孔殷由江漢朝宗而然至今學者猶師  
其說意江漢為大九江為小大者有所歸則小者無

不正殊不知九江之出於南者其迹雖小而鍾為洞  
庭則其大今洞庭之與江合者其勢相埒而無所相  
資又況與江合流數百里東至大別而後與漢合則  
九江與漢畧無相預是九江之甚正者安在乎因江  
漢之朝宗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傳云梁州之域西距黑水按四川雲南志黑水在梁  
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至緬甸入南海處在四川之  
西南六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南距黑水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云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按今黑水在雍州之西者無所據見而其源發於甘肅者在陝西之西北三千餘里則此當云西北距黑水也

導河

傳謂張騫薛元鼎所窮河源不同恐薛氏為是然皆未得其真按元史至元中遣招討使都實往求河源自河州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星以故名火燦腦兒火燦譯言星宿也臨西州西直西州南直西州南証西三醜里雲南屬如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

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又二  
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  
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始  
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又四五  
日水渾濁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其深亘側采  
甘思東址有大雪山各亦耳麻不莫刺譯言勝乞里  
塔即莫崙也其山雪冬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莫崙  
行二十日河行莫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  
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近址二日河水過之崑  
崙以西山不有水亦散濼其地山益高地亦漸下行

五六日有水西南來谷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藩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註河東北流所歷皆西里始入於中國又南練至積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

東至小澧

澧地名今澧州去大江二百餘里經所謂澧必當時江傍小國在今荆州江南諸縣之地去澧州為不遠者後世以名州也

湯誥

各守爾典

傳以為典常之道得之矣近年學者以為憲章法度  
殊不知上文無從匪彙已指法度言此言典常之道  
正與首言降衷恒性相應仲虺之誥湯曰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湯之誥衆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其義一  
而已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謂商爰革夏正汲冢周書亦云湯始改正朔然

正朔雖始於丑而歷數則始於寅詳見周正辨

太甲上

營于桐宮

傳謂桐為成湯墓地太甲居仲壬之憂而密邇成湯之墓者必仲壬附葬於桐也辨辨

盤庚

古者史官記言記事若善裁削潤色則必典雅平正否則聲牙屈曲如盤庚三篇是已沈盤庚與小民言必以方言曉之而史氏又不能裁削潤色故艱澀耳

說命



慶帝齋予良弼

帝即天也帝以神言天以形言帝猶人之心天猶人之身天之神為帝人之神為心高宗夢帝齋予良弼者此以人之神感通乎天之神也有天之神而後有良弼之齋有人之神而後有良弼之夢至於所謂帝者亦必有容貌以相接言語以相達此即天神之靈妙莫測變化無方者也世儒諱之以為恐類乎道家之說而但指以天理言是將高宗所夢之事附之於茫昧之表可謂失之美矣今夫龍亦鱗虫耳而變化無常者何也其神靈也龍之神猶靈如此況天神至靈

而變化無方者又何疑也使天神不能變化而但為  
理而已則凡自古犧牲玉帛之祭豈徒將其誠而無  
歆享之者乎

說築傳嚴之野

築當從孟子版築之築

黷于祭祀

傳謂商俗信鬼按盤庚告其臣曰汝有戕則乃心我  
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又  
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至若

高宗豐祀于禰其信鬼可知雖然此皆指祖考言非若世俗之淫祀非類也

高宗彤日

降年有永有不永

傳謂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然高宗致厚於禰而已獨厚於禰故有雉雊之異實非若漢武信方士之說而祠五時以瀆神者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三仁何以謂之仁哉死者當死奴者當奴去者當去

也夫紂之不道敢諫必死柔諫必奴捨此則去之而已比干之死以為紂雖不可諫而諫之或入則猶可改過而遷善故雖死而有所不顧也微子之去以為彼既死而諫不入吾不可徒死以絕先祀以重吾君殺諫臣之過故雖去而有所不嫌也比干當死矣使亦如微子之去則其去為貪生微子當去矣使亦效比干之死則其死為徒死至若箕子見夫比干死而紂惡益彰矣則已亦不可縱死微子夫而宗祀可存矣則已亦不可偕去故伴狂而為奴也死也去也奴也各盡其理之所當為故曰仁也

春誓

惟十有三年春

傳曰改正朔不改月數詳見周正辨

金縢

其勿穆卜

穆卜為敬卜和卜共卜者其義皆不通穆當為稽稽

卜猶盤庚所謂卜稽也稽卜為穆卜與下文親逆為

新逆皆傳寫之誤

康誥

剝則人無或剝則人

周官五刑無則意康叔封殷故墟而紂之刑殺剝則  
多所慘酷如斫脛剖心焚炙剝剔已無所不至豈比  
於刑殺剝則而已哉故武王恐其遺民舊俗遵用故  
事而戒康叔無或以已意而刑殺剝則耳至於下文  
司師茲殷罰有倫則欲其用殷法之有倫者而不用  
其無倫者也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則欲其用殷  
法之合於義者而不用其不合於義者也有倫合義  
乃商之舊政無倫不義乃紂之虐政此其所以反紂  
之虐政由商之舊政也

酒誥

祀茲酒

周制酒正掌酒之政令凡祭祀以饋共五齊三酒無彛酒德將無醉

周禮萍氏饗酒謹酒饗則察其非時飲者彛彛酒之謂也謹則飲其飲之有節德將無醉之謂也  
召誥

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

傳謂郊牛二者祭天地而或疑古無天地合祭之禮殊不知此非合祭蓋庶殷攻位而位成則郊社之位皆成矣用牲于郊牛二者以圜丘方丘新成而祭告

天地也用牲於社者有社必有稷以社稷新成而祭  
告社稷也先儒疑祭地而又祭社殊不知其位新成  
則當祭告于其位而不可以常禮拘也

中土

傳王氏引周禮土圭之法日東景朝多陽當作日東  
景夕多風日西景夕多陰當作日西景朝多陰此傳  
寫之誤

民若有功

傳以民屬下句讀為是今天全誤以屬上句則於上  
文小民為後



君與

殷禮陟配天

傳謂陟為升遐既云朋殂則與下文多歷年所語意  
不倫配天諸儒皆以為配享於天商之諸君未必皆  
配享者蓋殷禮即論語所謂殷禮配天即中庸所謂  
配天陟升也上也言殷之道悉上配乎天所以申上  
文格天格帝之意惟殷禮陟配天故享年長久也

立政

陟禹之迹

陟禹之迹誦者多孟浪以為巡行天下之意猶恐不

然陟者升也自下升上增益開廣之義蓋禹之疆理九州者止為五服而今則為九服禹服止五千里而今則為萬里禹之要荒已為虜蠻夷之地而今通道于九夷八蠻者則盡于荒服之外是禹跡之狹者于焉而始廣禹跡之塞者于焉而始闢是為陟禹之迹也然而三苗之頑禹征之閱月而猶逆命則夫陟禹之迹者其可不詰戎兵哉必先詰戎兵以征不庭然後能陟禹之迹使德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也以是而觀文王之耿光則文德為益著者以是而揚武王之大力則武烈為益廣矣學者疑此為尚兵

革斤境土之事殊不知此篇與上篇多方相接多方  
作於滅奄之後意是時滅奄未久蓋謂奄三叛而三  
討矣今奄既平安知天下又無奄之類乎苟或弛其  
武備則姦雄竊發於內夷狄乘機於外先王之土苟  
失尺寸何以為陟禹之迹先王之德自是而晦何以  
為觀其耿光先王之功自是而隳何以為揚其大烈  
哉守成之主多弛武備如後世唐弛武備而有西幸  
之憂宋弛武備而有北狩之禍是也周公之為王室  
慮可謂遠矣

畢命

恭殷頑民

先儒謂周公之待商民也厚成康之待商民也薄是以多士多方周公反復折以大義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未嘗斥之以為頑也至於成王之命君陳則曰爾無忿疾于頑康王之命畢公則直指其民為頑民以為目其人為善人矣庸知其人不慕善而改過乎目其人為惡人矣則彼聞之必忿怒不已何望其改過以從善乎古以為不然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以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斥以為頑者哉君陳畢命成康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者非告殷民也斥之以

為頑亦不為過也非告其人而欲曲稱其凌德滅義者以為多士不亦迂乎讀者不察告民與命官之辭不同而妄詆成康待商民之薄且謂周家忠厚之意自此而銷燦則亦甚矣

呂刑

絕地天通

按國語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是謂堯命重黎而祭

傳以為舜者三苗之窟在堯老舜攝之日謂之堯亦  
可也謂之舜亦可也夫九黎必有積神惑民之事三  
苗踵其所為故後世信巫重淫祀者南方為甚豈  
非其流風之猶存乎神之在天曷嘗干於民哉民之  
在地者實干於神是以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神無形  
矣而假之形神無聲矣而假之聲由是山水花木之  
妖鳥獸器物之怪必乘邪孽託為靈神妄言禍福以  
惑聳瞽妖孽既作災害自生故命重黎絕地天通使  
天神不為妖怪之所託以欺乎地民地民不為巫史  
之所蠱惑濟於天神耳後世此風尤盛大地野豕而

有將軍之祠懸樹底魚而有大王之祭其見於百家  
傳記者不可殫紀夫以漢武帝之雄材大畧而猶信  
神君方士以集百鬼以祠五時重黎之所禁者武帝  
躬自蹈之其何以效唐虞之治乎繼此而佛老之徒  
出肆為天堂地獄消災懺罪之說以惑當世而民神  
有不勝其雜揉者矣於乎重黎既遠良可悼也

詩周南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言文王風化行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汗之俗  
故其出游之女端莊靜一不復如前日淫汗者之可

求非謂游女前日可求而今日不可求也

邶

邶鄘皆衛地其詩皆衛風先儒疑其不當與衛並列蓋太師采詩自王國及於大小之國不止十五國而已夫子刪詩之後惟邶鄘猶存故與衛並列也

衛風

鄭衛之風

輔氏謂鄭衛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之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然人俗之惡雖繫乎風土豈必盡然哉若其與之君子考槃之碩人緇衣之



所好羔裘之所美何繫於鄭衛之風土乎使人俗之惡出於風土苟能變其氣質以脫流俗則無所往而不為美矣

齋風

周禮樂音獻齋詩以逆暑迎寒又祈年於田祖則獻齋雅以樂田畯祭蜡則獻齋頌以息老物今止為風而無雅頌者或謂七月之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或謂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謂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齋號要之起非確論蓋七月序寒暑之候為甚備固當用之以逆暑

迎寒論稼穡之事為甚悉固當用之以祈年祭蜡其  
或稱雅稱頌者蓋周公制作之日其名未定隨寓而  
稱及夫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而刪詩之日始定為  
風也

大雅

鼙鼓逢逢

韻會云鼙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鼙鳴為鼙鼓其  
數應更故吳越謂之鼙更觀此則夏小正謂鼙為鼓  
者必漢儒傳會之說恐鱗虫之皮不可冒鼓今江淮  
有得之者未見以冒鼓也

下武維周

凡物扶植之則上偃仆之則下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即偃其武馬散之華山之陽半放之桃林之野車甲鮮而蔽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靡有孑遺

予韻書單也孤獨也蓋託言周之餘民無一存者也

風雅頌聲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美化者所

作至於變風則往往出於閨房媵妾之屬里巷淫奔  
之人山野田獵之子夫如是則列國風氣不同土俗  
亦異其聲之詩者宜不同矣而乃有一句重出者如  
彼其之子王風及鄭魏曹唐之詩皆有之有二句重  
出者如鴛鴦言出遊以寫我憂邶衛之詩皆有之有四  
句重出者如齊風之詩曰析薪如之何匪齊不克娶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邶風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  
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但易一二字耳國風雖  
有正變之異宜亦與雅頌異矣今其詩如王事靡盬  
為句凡十有一樂只君子為句凡十有七心之憂矣

為句二十而國風大小雅皆有之有二句同者如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毋逆我采毋  
戾我笱之類國風及小雅皆有之有三句同者豳風  
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小雅之詩曰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但更二字而已有五  
六句同者召南之詩曰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見君  
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小雅之  
詩曰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  
君子我心則降但更一句而已其餘音響之相似者  
不可枚舉且變風之詩有淵與雞脫者先儒謂後世

工文之士所不能及信矣臣意當時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之里巷歌謠者未必如是之文也亦未必如後世為詩者之相蹈襲也蓋大師隨其事意裁別體也而使之文耳其所以詞有韻與而句有聲同者也况孔子刪三千以為三百使其言有不文者則亦安得不聲正之哉由是觀之風雅頌之體雖不同而聲則向其采於里巷者雖淵奧未必不文於太師之手或謂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或謂采於里巷者自爾其文皆未信

也

春秋

春王正月，麋食郊牛角。歲七年。

春秋言麋食郊牛角者，三天實告魯，以不享非禮之義，且為小害大之象。三家專魯之地也。

夏四月五，不從。歲十年。

春秋書不從，不從四條，惟此書五，不從天之告魯，以不享者何？是之諄諄也。實以魯僭禮，濟神之甚，故耳。

禮記

恒言不耕老

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君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傳云異席異異相似而誤耳今官私板本皆然未有正之者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是入門之際以左為尊後世言古人尚右者非也

跪坐拜

跪即今之跪擡而直者也坐亦如跪但屈其股以臂壓踵漢文翁作孔子廟於成都而肖其像如此宋時



猶存晉管寧坐木榻當膝屐皆穿是也拜即今之拜  
古者男女皆同今婦人立拜者始於唐武氏之尊婦  
人也

伯魚子上喪出母

伯魚之妻改嫁子思之妻見出未可盡信恐後儒有  
此事者傳會以藉口

禮運

禮運之言類莊子及呂氏春秋非聖人之言

八蜡祭貓虎昆蟲

八蜡祭貓虎昆蟲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耳凡物必

有神司之。貓有司，貓之神。虎有司，虎之神。昆虫有司，昆虫之神。猶馬祖之祭，天駟是也。祭貓，虎以報祭。昆虫以攘，又嘗由是推之。聖人以貓虎有功於田而報之。至於龍之施雨，澤牛之墾土地，其功豈貓虎比哉。而反無祭此二者，實當祭也。

論語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稱父之道，必父所行合於理為子者當服之終身而不可改。三年之久，能無所改則亦可謂孝矣。可者，儘可之辭。非其至者，須終身無改，然後為孝之。

至也。聖人以父之道言而尹氏兼以非道言。又或以爲半上落下的事。故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又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失聖人教人以孝之義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此章所損益當就所因上說。言殷之因於夏禮者所損益可知也。周之因於殷禮者所損益可知也。蓋所因者禮之體。所損益者禮之用。禮之體秩於天。百王因之而不可變。如尊卑貴賤等級高下之秩。然者是也。禮之用行於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如文質三統是也。馬氏言所因謂三綱五常。然三綱五

常乃天叙之典此所云乃天秩之禮不可以典禮混言也

### 八佾雍撤

臣按周書周詩周禮皆未有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之事至漢儒記禮者始偽造其說由是後世儒者以為實錄蓋世至春秋禮壞樂崩魯君僭竊故春秋大雩之僭書於桓楸之僭書於閔郊之僭書於僖借使成王報周公則但當賜之楸祭而大雩郊祀何預乎周公之報哉是知魯僭大禮而非出於先王之授者必矣故三家季氏效尤而僭八佾與雍撤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聖人非禮不視，魯禘非禮，固不欲觀。然當助祭，則不能以不觀。故發此歎言。禘自一灌之後，吾不欲觀之矣。灌者祭之始事，謂以其非禮之故，自始灌至於終獻，皆不欲觀也。趙伯循曰：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寢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豈有一祀之頃，誠心即怠，未灌之時猶可觀，既灌之後，即不可觀者哉。

居敬行簡

居敬者存心以敬，行簡者行事以簡。既敬且簡，而以

臨民所以為可非謂居敬以治已而行簡以臨民也  
此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言既居敬而又行  
簡則可臨民既居簡而又行簡則失之太簡而不可  
臨民矣

伯牛有疾

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也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  
徧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  
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矣癩之說非是

逝者如斯夫

川上之嘆程朱以為道體不息信矣請衍其說日月

之升况寒暑之代謝風霆之鼓舞雨露之沾濡山嶽  
之高時河海之下流草木之榮悴鳥獸之生育萬物  
各宜其成萬彙各得其所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道  
流行於兩間者然也川流固道體中一事聖人偶因  
所見而嘆之耳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先儒以逝字指  
道斯字指水非也故學者因其言而誤以水為譬道  
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許氏說文曰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又曰  
潰也其曰不至亂者蓋祖述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

之言耳雖有垂戒之義意而非字之本義也臣以為  
醉者飲卒其量而決洽焉則潰矣未敢必其不至亂  
也何也醉猶寐也亂猶夢也方其將寐而未寐也猶  
或之覺及其既寐則冥然而已方其將醉而未醉也  
猶或之覺及其既醉亦冥然而已醉而冥然則耳無  
聞目無見言動作止皆失其度如詩所謂幡幡似  
傲傲僂僂者矣安在其不為亂哉是故醉者亂之端  
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及亂醉所為也飲而不及亂  
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禁酒之訓曰德將無醉言  
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詩言天子之燕諸侯



雖曰不醉無歸是不過述其勸飲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儀乎禮載鄉飲之義曰脩爵無筭是不過表其合權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安燕不亂者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廢事廢禮乎若夫當正飲酒一國若狂則醉且亂矣然此夫子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非常飲也如許氏之說則醉者不至於亂而凡飲者皆不可以不醉也其言之弊將不率人以酒酒而違文

王之訓乎夫子嘗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此雖聖人  
猶已以勉人而實戒人之醉也至於惟酒無量不及  
亂者蓋人之飲有能與否故不為量門人記聖人之  
飲雖不為量亦不及亂也朱子註云酒以為人合歡  
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然既不為量而  
又以醉為節則是以醉為量矣此蓋取夫許氏之說  
而未之察也

浴乎沂

說文浴洒身也集註以為盥濯則潔手也又云祓除  
則祭而以除不祥也洒身則天時人事皆非所宜盥

濯袂除則非浴之義惟先儒以為浴字之誤者近是  
蓋浴乎沂水之濱與風乎舞雩之下相應見其遠遊  
以為樂也

風乎舞雩

風乘風也春風和煦可乘非若夏暑之乘涼也

行夏之時

堯舜禹授受皆以寅為歲首至成湯爰革夏正汲冢  
周書亦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  
亦越我周王致伐于高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  
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豈是三統之說始見於此

然雖云商周改正而又謂按時巡守祭享猶自夏者  
是可見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也觀商書惟三祀十有  
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則商雖以十二  
月為正朔而未嘗以十二月為正月也豈風所陳月  
數皆合夏正時序則周雖以十一月為正朔而未嘗  
以十一月為正月也自漢儒言周以冬十一月為春  
正月歷代儒者率承其謬惟荅氏非之至於元儒又  
皆力詆荅氏而復宗漢儒之說或又引孔子告顏子  
之言以為有夏之時則必有商之時有周之時孔子  
之先殷人而已則周人乃獨有取於夏之時者以不

足於商周之時故也殊不知孔子言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新制度商正雖得地統周正雖得天統然以時論之則皆為冬凡紀年必繫之時凡著時必首之春商之正朔始於季冬周之正朔始於仲冬不若夏之正朔始於孟春者得四序之正故曰行夏之時也孔子之意豈不曰商既建丑周既建子其或繼用者焉知其不建亥乎故發此言以杜後世改正之失而欲其從夏正之美是孔子隱然有以知秦漢建亥之謬而垂萬世建寅之法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集註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  
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  
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此民即三代以直道待  
之之民三代以直道待之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  
枉道待之而有所毀譽哉集註之意簡而精矣諸儒  
不得其說誤以為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謂三代之  
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失其旨矣今不必  
以集註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為夏商周而發誦之  
曰斯民也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  
人之意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豈民

之所以直道而行哉

大學

如惡惡臭

臭者氣也與論語臭惡不食之臭同彼以氣惡言此以惡氣言學者因韻書謂媮通作臭故以此為腐穢之媮失之矣

中庸

用中於民

言執善之兩端而取其合乎中者用之於民用中於民猶書所謂建中於民也學者不得其義以為用民

之中夫舜之時元憚滿朝後又在位其所取者未必  
專指堯堯之言其說陋矣

孟子

物皆然心為甚

此言物之輕重長短不可不度以權度心之應物有  
輕重長短尤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是心之不可  
不度者又有甚於物之不可不度也學者不得其說  
以為度心之難甚於度物殊失其旨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

此言五十非帛不暖若不樹桑則五十者無帛可衣



今也樹之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而不至不煖矣非謂  
五十者可以衣帛木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  
飽若不畜鷄豚狗彘則七十者無肉可食今也畜之  
不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不至不飽矣非謂  
七十者可以食肉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此云可以衣  
帛可以食肉與下文可以無飢同意皆言衣食之事  
必先力其本而後可以享其利也又按古者子生十  
年以上衣不帛襦袴二十以上始可衣裘帛則不待  
五十而後衣帛也子能食食必食之肉若茹以素則  
其後不復能食肉矣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

曰欲啖汝母恐失信乃啗肉啖之禮稱居喪者中月而禫始可食肉七十而居喪者食肉如故則不特七十而後食肉也或又謂漁獵之肉少者所同魯祭之肉老者所獨然肉可以為二而帛亦可以為二乎其說牽強亦不合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史記謂堯與契皆帝嚳子許氏說文契為堯之司徒故書舜命契以敷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已此章云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正指堯命契言故下文實以放勳之命近年列傳武錄者不知舜之命契為申

命故以此章為致命契而於放勳之命則不通矣

父母使舜完廬浚井

舜之完廬浚井也。穀書與象既欲陷舜於水火之中，而又欲奪其牛羊倉廩宮室，夫以帝子之貴，擇天下賢者而為之壻，又事之以九男百官，則其侍從不為不衆，象焉得欲殺之而室其室哉？雖戎狄之頑如禽獸，亦必不敢為此，非但不敢為，亦勢所不能為也。當時萬章之問，蓋後世淫蕪者訛傳之言耳。臣嘗見巫流有談盤古時事者，謂當時洪水滔天，人類皆絕，獨盤古與女子逃入大壑中，以浮於洪水之上，其後水

憲既平盤古乃為生民之始且繪為圖而陳之於後  
杜之曰於乎此其鄙俚誣謬之甚惟以誑田夫田婦  
而已良可嗤也夫以盤古數萬載之後猶誣其事如  
此況舜去孟子未二千載豈無謬妄如萬章之所問  
者乎惜孟子但推舜之心以言而未之弁也

附錄

家禮

祠后土於墓左

書與禮稱后土者地也左傳言共工氏之子為后土  
者土正之官也此言祠后土似指地言其祝文言敢

昭告于后土氏之神后土而曰氏者似指土正之官  
言蓋祠墓所之土神耳墓在山林者祭山林之神墓  
在原隰者祭原隰之神固非地也亦非土正之官也

綱目

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綱目書法罪當死者曰某有罪伏誅罪不當死者  
則曰殺某官某韓信之反也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  
夷三族豈信之罪不當歟乎曰信之罪固當死矣而  
其死者非漢誅之呂后殺之也曰信欲襲呂后太子  
以為謀逆后為漢社稷計而致之死非為已也必

曰非漢誅之乃后殺之何耶曰不然是時天下既定  
惟陳豨反於代高帝自將擊之而信舍人弟謝公著  
得罪於信信將殺之乃走漢書信與陳通欲從中起  
以應豨信果反矣既而覆之亦合罪獄以俟帝增  
聲其罪而誅之可也婦人之義不得預政乃即據  
告之言以赤元勲之族故綱自特書曰后殺淮陰侯  
韓信夷三族所以著呂氏之失也夫以高帝臨馭天  
下而后擅殺如此卒之人孫之毒趙王之燭以至書  
制海內盡王諸呂而幾危劉氏者其幾已萌於此矣  
綱目安得不著其失以示戒哉夫把伯姬為子求婦

而春秋猶書之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況呂氏之失為  
尤甚者乎學者不得其意而疑信不當死殊不知大  
書以提要者既有以著呂氏預政之失分註以備言  
者又有以詳韓信反逆之跡其垂戒可謂備矣